宋元學案

濂溪學案表

周敦頤（父輔成　附鄭向　高平講友）——子　壽
　　子　燾
　　程顥　別爲明道學案
　　程頤　別爲伊川學案
　　私淑　蘇軾　別見蜀學案
　　黃庭堅　別見范呂諸儒學案

程珦——子　顥　別爲明道學案
　　子　頤　別爲伊川學案

胡宿——從子　宗愈　別見廬陵學案

周文敏——劉虹

傳者

李初平

王拱辰

許渤

孔延之

並濂溪講友

子文仲

子武仲

子平仲

曾幾別見武夷學案

趙抃

濂溪同調

宋元學案卷十一

餘姚黃宗羲原本　　後學慈谿馮雲濠校
男百家纂輯　　鄞縣王梓材重校
鄞縣全祖望次定　　道州何紹基重刊

濂溪學案上

祖望謹案濂溪之門二程子少嘗遊焉其後伊洛所得實不由于濂溪是在高弟滎陽呂公已明言之其孫紫微又申言之汪玉山亦云然今觀二程子終身不甚推濂溪並未得與馬邵之列可以見二呂之言不誣也晦翁南軒始確然以爲二程子所自出自是後世宗之而疑者亦踵相接焉然雖疑之而皆未嘗考及二呂之言以爲證則終無

據子謂濂溪誠入聖人之室而二程子未嘗傳其學則必欲溝而合之良無庸矣述濂溪學案梓材案是卷學案謝山唯補講友數人

高平講友

元公周濂溪先生敦頤父輔成附鄭向子壽

周敦頤字茂叔道州營道人元名敦實避英宗舊諱改父輔成爲賀州桂嶺縣令母鄭氏少孤養于舅龍圖閣學士鄭向家景祐三年向奏授洪州分寧縣主簿時有獄久不決先生一訊立辨部使者薦爲南安軍司理參軍轉運使王逵慮囚失入吏無敢可否先生獨力爭之不聽則置手版歸取告身委之而去曰如此尙可仕乎殺人以媚人吾不爲也逵感悟囚得不死知郴州桂陽縣用薦改大理寺丞知南昌縣縣人喜曰是能辨分寧

獄者吾無冤矣嘗得疾更一日夜始甦潘興嗣視其家服御之物止一敝篋錢不滿百以太子中舍簽書合州判官事遷國子博士通判虔州初在合州不爲部使者趙清獻公抃所知及趙公爲虔守熟視先生所爲大服之執其手曰今而後乃知周茂叔也移判永州已權知邵州熙寧初用趙公及呂正獻公公著薦轉虞部郎中廣東轉運判官提點本路刑獄雖荒崖絕島人跡所不到者衝瘴而往以洗冤抑以疾乞知南康軍因家廬山蓮花峯下取營道故居濂溪名之趙公再鎭蜀將奏用未及而卒年五十七歲熙寧六年六月七日也葬江州德化縣之清泉社二子壽司封郎中燾朝議大夫徽猷閣待制先生官南安時二程先生父珦攝通守事視其氣貌非常因與爲友使二子受

學焉卽明道先生顥伊川先生頤也嘉定十三年賜謚元公淳祐元年封汝南伯從祀孔子廟庭後改封道國公明嘉靖中祀稱先儒周子攷朱竹君家藏本則編爲九卷凡遺書雜著二卷圖講二卷諸儒議論及誌傳五卷 雲濠案陳直齋書錄解題稱先生著有文集七卷

百家謹案孔孟而後漢儒止有傳經之學性道微言之絶久矣元公崛起二程嗣之又復橫渠諸大儒輩出聖學大昌故安定徂徠卓乎有儒者之矩範然僅可謂有開之必先若論闡發心性義理之精微端數元公之破暗也

通書

百家謹案通書周子傳道之書也朱子釋之詳矣月川曹端氏繼之爲述解則朱子之義疏也先遺獻嫌其于微辭

奧旨尚有未盡會取蕺山子劉子說箋註一過謹條載本文下間竊附以鄙見性理首太極圖說茲首通書者以太極圖說後儒有尊之者亦有議之者不若通書之純粹無疵也說詳後

誠者聖人之本大哉乾元萬物資始誠之源也乾道變化各正性命誠斯立焉純粹至善者也故曰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元亨誠之通利貞誠之復大哉易也性命之源乎 誠上第一

劉蕺山曰乾元亨利貞乾天道也誠者天之道也四德之本也誠之者人之道也主靜所以立命也知幾其神所以事天也聖同天信乎○濂溪爲後世儒者鼻祖通書一編將中庸

道理又翻新譜直是勺水不漏第一篇言誠言聖人分上事句句言天之道也卻句句指聖人身上家當繼善成性即是元亨利貞本非天人之別

百家謹案繼善即元亨成性即利貞故易曰乾道變化各正性命保合太和乃利貞

人分上有元亨利貞後人只將仁義禮智配合猶屬牽強惟中庸體出喜怒哀樂四字方有分曉○或問元亨誠之通利貞誠之復天道亦不能不乘時位爲動靜何獨人心不然曰在天地爲元亨利貞在人爲喜怒哀樂其爲一通一復同也記曰哀樂相生循環無窮正明目而視之不可得而見傾耳而聽之不可得而聞人能知哀樂相生之故者可以語道矣

百家謹案提出喜怒哀樂以接元亨利貞此子劉子宗旨

聖誠而已矣誠五常之本百行之原也靜無而動有至正而明達也五常百行非誠非也邪暗塞也故誠則無事矣至易而行難果而確無難焉故曰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誠下第二

聖誠而已矣誠則無事更不須說第二義統說第二義只是明此誠而已故下章又說箇幾字

百家謹案薛文清曰通書一誠字括盡

誠無爲幾善惡德愛曰仁宜曰義理曰禮通曰智守曰信性焉安焉之謂聖復焉執焉之謂賢發微不可見充周不可窮之謂神誠幾德第三

幾善惡卽繼之曰德愛曰仁宜曰義理曰禮通曰智守曰信

此所謂德幾也道心惟微也幾本善而善中有惡言仁義非出于中正卽是幾之惡不謂忍與仁對乖與義分也先儒解幾善惡多誤○誠無爲如惡惡臭如好好色直是出乎天而不係乎人此中原不動些子何爲之有○幾者動之微不是前此有箇靜地後此又有動之者在而幾則界乎動靜之間者審如此三截看則一心之中隨處是絕流斷港安得打合一貫故誠神幾非三事總是指點辭

百家謹案幾字卽易知幾其神顏氏庶幾孟子幾希之幾有不善未嘗不知所謂知善知惡之良知也故念庵羅氏曰幾善惡者言惟幾故能辨善惡猶云非幾卽惡焉身必常戒懼常能寂然而後不逐于動是乃所謂研幾也

寂然不動者誠也感而遂通者神也動而未形有無之閒者幾也誠精故明神應故妙幾微故幽誠神幾曰聖人聖第四

有無之閒謂不可以有言不可以無言故直謂之微中庸以一微字結一部宗旨究竟說到無聲無臭處然說不得全是無也

百家謹案後儒之言無者多引中庸無聲無臭爲言不知中庸所云僅言聲之無也臭之無也非竟云無也若論此心可以格鬼神貫金石豈無也哉儒釋之辨在于此

誠神幾曰聖人常人之心首病不誠不誠故不幾而著不幾故不神物焉而已

百家謹案明儒學案蔣道林傳周子之所謂動者從無爲

中指其不泯滅者而言此生生不已天地之心也誠神幾名異而實同以其無爲謂之誠以其無而實有謂之幾以其不落于有無謂之神道林以念起處爲幾念起則形而爲有矣

動而正曰道用而和曰德匪仁匪義匪禮匪智匪信悉邪也邪動辱也甚爲害也故君子愼動 愼動第五

愼動卽主靜也主靜則動而無動斯爲動而正矣離幾一步便是邪

聖人之道仁義中正而已矣守之貴行之利廓之配天地豈不易簡豈爲難知不守不行不廓耳 道第六

百家謹案敬軒薛氏曰周子通書誠上誠下幾德聖愼動

道六章只是一箇性字分作許多名目夏峯孫氏曰守之行之廓之正見知幾愼動

或問曰曷爲天下善曰師曰何謂也曰性者剛柔善惡中而已矣不達曰剛善爲義爲直爲斷爲嚴毅爲幹固惡爲猛爲隘爲彊梁柔善爲慈爲順爲巽惡爲懦弱爲無斷爲邪佞惟中也者和也中節也天下之達道也聖人之事也故聖人立敎俾人自易其惡自至其中而止矣故先覺覺後覺暗者求于明而師道立矣師道立則善人多善人多則朝廷正而天下治矣師第七

濂溪以中言性而本之剛柔善惡剛柔二字卽喜怒哀樂之別名剛而善則怒中有喜惡則只是偏于剛一味肅殺之氣矣柔而善則喜中有怒惡則只是偏于柔一味優柔之氣矣

中便是善言于剛柔之間認箇中非是于善惡之間認箇中又非是于剛柔善惡之外別認箇中也此中字分明是喜怒哀樂未發之謂中故卽承之曰中也者和也中節也天下之達道也聖人之事也圖說言仁義中正仁義卽剛柔之別名

中正卽中和之別解

百家謹案先遺獻孟子師說曰通書云性者剛柔善惡中而已矣剛柔皆善有過不及則流而爲惡是則人心無所爲惡止有過不及而已此過不及亦從性來故程子言惡亦不可不謂之性也仍不礙性之爲善

幸第八

人之生不幸不聞過大不幸無恥必有恥則可敎聞過則可賢

百家謹案孟子云恥之于人大矣茲云大不幸無恥無恥之人是非顛倒卽聞過不以爲過幷有以己過自得意爲榮者矣此又諱過文過之變相也今比比漸成風俗矣噫

洪範曰思曰睿睿作聖無思本也思通用也幾動于此誠動于彼無思而無不通爲聖人不思則不能通微不睿則不能無不通是則無不通生于通微通微生于思故思者聖功之本而吉凶之幾也易曰君子見幾而作不俟終日又曰知幾其神乎思

第九

案通書此章最難解周子反覆言誠神幾不已至此指出箇把柄言思是畫龍點睛也思之功全向幾處用幾者動之微吉之先見者也知幾故通微通微故無不通無不通故可以

盡神可以體誠故曰思者聖功之本而吉凶之幾也吉凶之幾言善惡由此而出非幾中本有善惡也幾動誠動言幾中之善惡方動于彼而爲善去惡之實功已先動于思所以謂之見幾而作不俟終日所以謂之知幾其神幾非幾也言發動所由也○聖誠而已誠之動處是思思之覺處是幾寂然不動感而遂通處卽是神誠神幾曰聖人故曰思曰睿睿作聖然則學聖人者如之何曰思無邪

聖希天賢希聖士希賢伊尹顏淵大賢也伊尹恥其君不爲堯舜一夫不得其所若撻于市顏淵不遷怒不貳過三月不違仁志伊尹之所志學顏子之所學過則聖及則賢不及則亦不失于令名 志學第十

百家謹案此元公自道其所志學也伊尹之志雖在行道然自負爲天民之先覺志從學來顏子之學固欲明道然究心四代之禮樂學以志裕元公生平之寤寐惟此

天以陽生萬物以陰成萬物生仁也成義也故聖人在上以仁育萬物以義正萬民天道行而萬物順聖德修而萬民化大順大化不見其迹莫知其然之謂神故天下之衆本在一人道豈遠乎哉術豈多乎哉

順化第十一

百家謹案此聖人奉若天道以治萬民也道不遠術不多胡爲後世紛紛立法乎

十室之邑人人提耳而教且不及況天下之廣兆民之衆哉曰純其心而已矣仁義禮智四者動靜言貌視聽無違之謂純心

純則賢才輔賢才輔則天下治純心要矣用賢急焉治第十二

百家謹案治道之要在乎君心純其心斯成大順大化法天爲治也

禮理也樂和也陰陽理而後和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婦婦萬物各得其理然後和故禮先而樂後雲濠案底本此下有是天地之撰五字徧閲性理諸書並無之疑誤衍○禮樂第十三

百家謹案程子謂敬則自然和樂可以知禮樂之先後矣

實勝善也名勝恥也故君子進德修業孳孳不息務實勝也德業有未著則恐恐然畏人知遠恥也小人則僞而已矣故君子日休小人日憂務實第十四

有善不及曰不及則學焉問曰有不善曰不善則告之以不善

且勸曰庶幾有改乎斯爲君子有善一不善二則學其一而勸其二有語曰斯人有是之不善非大惡也則曰孰無過焉知其不能改改則爲君子矣不改爲惡惡者天惡之彼豈無畏邪烏知其不能改故君子悉有衆善無弗愛且敬焉 愛敬第十五

勉其善改其不善正是反身對證藥綿裹藏鍼卻從頓處煞緊不然雖懊悔一場亦無益吾輩須尋箇眞自訟手段

動而無靜靜而無動物也動而無動靜而無靜神也動而無動靜而無靜非不動不靜也物則不通神妙萬物水陰根陽火陽根陰五行陰陽陰陽太極四時運行萬物終始混兮闢兮其無窮兮 動靜第十六

時位不能無動靜故有動有靜性本不與時位爲推遷故無

動無靜

古者聖王制禮法修教化三綱正九疇敘百姓大和萬物咸若乃作樂以宣八風之氣以平天下之情故樂聲淡而不傷和而不淫入其耳感其心莫不淡且和焉淡則欲心平和則躁心釋優柔平中德之盛也天下化中治之至也是謂道配天地古之極也後世禮法不修政刑苛紊縱欲敗度下民困苦謂古樂不足聽也代變新聲妖淫愁怨導欲增悲不能自止故有賊君棄父輕生敗倫不可禁者矣嗚呼樂者古以平心今以助欲古以宣化今以長怨不復古禮不變今樂而欲至治者遠矣

樂上第十七

樂者本乎政也政善民安則天下之心和故聖人作樂以宣暢

其和心達于天地天地之氣感而大和焉天地和則萬物順故神祇格鳥獸馴 樂中第十八

樂聲淡則聽心平樂辭善則歌者慕故風移而俗易矣妖聲豔辭之化也亦然 樂下第十九

聖可學乎曰可曰有要乎曰有請問焉曰一爲要一者無欲也無欲則靜虛動直靜虛則明明則通動直則公公則溥明通公溥庶矣乎 聖學第二十

百家謹案伊川至論本明則通下作動直則行行則傳明通行傳庶乎

欲原是人本無的物無欲是聖無欲便是學其有焉奈之何曰學焉而已矣其學焉何如曰本無而忽有去其有而已矣

孰爲有處有水卽爲氷孰爲無處無氷卽爲水欲與天理虛

直處只是一箇從疑處看是欲從化處看是理

公于己者公于人未有不公于己而能公于人也明不至則疑

生明無疑也謂能疑爲明何啻千里　公明第二十一

小害大賤害貴于己儘不公處疑是私意必也擇善乎學貴

知疑是從悟處得來

厥彰厥微匪靈弗瑩剛善剛惡柔亦如之中焉止矣二氣五行

化生萬物五殊二實二本則一是萬爲一一實萬分萬一各正

小大有定　理性命第二十二

顏子一簞食一瓢飲在陋巷人不堪其憂而不改其樂夫富貴

人所愛也顏子不愛不求而樂乎貧者獨何心哉天地間有至

貴至富可愛可求而異乎彼者見其大而忘其小焉爾見其大則心泰心泰則無不足無不足則富貴貧賤處之一也處之一則能化而齊故顏子亞聖 顏子第二十三

古人見道親切將盈天地閒一切都化了更說甚貧故曰所過者化顏子卻正好做工夫豈以彼易此哉此當境克己實落處

百家謹案化而齊者化富貴貧賤如一也處之一以境言化以心言

天地閒至尊者道至貴者德而已矣至難得者人人而至難得者道德有于身而已矣求人至難得者有于身非師友則不可得也已 師友上第二十四

道義者身有之則貴且尊人生而蒙長無師友則愚是道義由師友有之而得貴且尊其義不亦重乎其聚不亦樂乎 師友下第二十五

仲由喜聞過令名無窮焉今人有過不喜人規如護疾而忌醫寧滅其身而無悟也噫 過第二十六

天下勢而已矣勢輕重也極重不可反識其重而亟反之可也反之力也識不早力不易也力而不競天也不識不力人也天乎人也何尤 勢第二十七

造化在手宇宙在握

文所以載道也輪轅飾而人弗庸徒飾也況虛車乎文辭藝也道德實也篤其實而藝者書之美則愛愛則傳焉賢者得以學

而至之是爲教故曰言之無文行之不遠然不賢者雖父兄臨之師保勉之不學也强之不從也不知務道德而第以文辭爲能者藝焉而已噫弊也久矣文辭第二十八

不憤不啓不悱不發舉一隅不以三隅反則不復也子曰予欲無言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然則聖人之藴微顏子殆不可見發聖人之藴教萬世無窮者顏子也聖同天不亦深乎常人有一聞知恐人不速知其有也急人知而名也薄亦甚矣聖藴第二十九

看來曾子之魯不如顏子之愚孔顏天道曾子人道今且說顏子教萬世在何處

百家謹案通書屢津津于顏子蓋慕顏子默體聖藴無些

少表巢元公之學近之南軒張氏曰濂溪之學舉世不知為南安獄掾日惟程太中始知之可見無分毫矜誇此方是樸實頭下工夫人嗟乎學問一道有諸內而矜誇者然且不可子劉子曰顏子死分付後人曰法天爾人即是天爾法爾天不必更尋題目了後來周子理會得

聖人之精畫卦以示聖人之蘊因卦以發卦不畫聖人之精不可得而見微卦聖人之蘊殆不可悉得而聞易何止五經之源其天地鬼神之奧乎精蘊第三十

君子乾乾不息于誠然必懲忿窒慾遷善改過而後至乾之用其善是損益之大莫是過聖人之旨深哉吉凶悔吝生乎動噫吉一而已動可不愼乎乾損益動第三十一

聖學之要只在愼獨獨者靜之神動之幾也動而無妄曰靜愼之至也是之謂主靜立極○乾乾不息其靜有常投閒抵隙多在動處動返于吉其靜不滴生而不匱其出無方其爲不止聖人原不會動些子學聖者宜如何曰愼動

治天下有本身之謂也治天下有則家之謂也本必端端本誠心而已矣則必善善則和親而已矣家難而天下易家親而天下疏也家人離必起于婦人故睽次家人以二女同居其志不同行也堯所以釐降二女于嬀汭舜可禪乎吾茲試矣是治天下觀于家治家觀于身而已矣身端心誠之謂也誠心復其本善之動而已矣不善之動妄也妄復則无妄矣无妄則誠矣故无妄次復而曰先王以茂對時育萬物深哉家人睽復无妄第

三十二

最勘得親切此爲慎動

百家謹案家人睽二卦往來于巽離兌三女足徵家之離合廢興家人長中二女長巽順居上中離明在下木火相得家之和也睽中女離火猛烈少女兌澤邪媚火澤不相容炎上潤下相違家之睽乖也復德之本也惟復則无妄剛自外來而爲主于內妄字從亡從女女古汝字也言人之不誠者是喪失其本心亡乎汝矣今无妄是得復還乎天之所命故彖傳言天之命又卦震下乾上程子所謂動以天安有妄乎

君子以道充爲貴身安爲富故常泰無不足而銖視軒冕塵視

金玉其重無加焉爾富貴第三十三

顧諟謹案言寡尤行寡悔祿在其中矣故曰身安爲富仁義忠信樂善不倦此天爵也故曰道充爲貴

聖人之道入乎耳存乎心蘊之爲德行行之爲事業彼以文辭而已者陋矣陋第三十四

至誠則動動則變變則化故曰擬之而後言議之而後動擬議以成其變化擬議第三十五

百家謹案吾儒之學以言動爲樞機惟恐有失必兢兢業業擬之而後言議之而後動擬議之熟極乎精義入神而後可從心所欲以造于至誠之天以成變化故此章以擬議名篇非如釋氏一任無心要用直須用擬心卽差者比

也

天以春生萬物止之以秋秋物之生也既成矣不止則過焉故得秋以成聖人之法天以政養萬民肅之以刑民之盛也欲動情勝利害相攻不止則賊滅無倫焉故得刑以治情僞微曖其變千狀苟非中正明達果斷者不能治也訟卦曰利見大人以剛得中也噬嗑曰利用獄以動而明也嗚呼天下之廣主刑者民之司命也任用可不愼乎　刑第三十六

聖人之道至公而已矣或曰何謂也曰天地至公而已矣　公第三十七

春秋正王道明大法也孔子爲後世王者而修也亂臣賊子誅死者于前所以懼生者于後也宜乎萬世無窮王祀夫子報德

報功之無盡焉孔子上第三十八

道德高厚教化無窮實與天地參而四時同其惟孔子乎孔子下第三十九

童蒙求我我正果行如筮焉筮叩神也再三則瀆矣瀆則不告也山下出泉靜而淸也汨則亂亂不決也愼哉其惟時中乎艮其背背非見也靜則止止非爲也爲不止矣其道也深乎蒙艮第四十

百家謹案蒙艮二卦義似不相連通書以卒章者思四十章中屢言師道蓋元公以師道自任蒙以養正爲聖功而艮有始終成物之義殆隱然欲以先覺覺後覺乎○又案朱文公曰周子通書本號易通與太極圖說並出程氏以

傳于世而其爲說實相表裏大抵推一理二氣五行之分合以綱紀道體之精微決道義文辭利祿之取舍以振起俗學之卑陋至論所以入德之方經世之具又皆親切簡要不爲空言顧其宏綱大用既非秦漢以來諸儒所及而其條理之密意味之深又非今世學者所能驟窺也東發黃文潔公曰周子通書誠上章主天而言故曰誠者聖人之本言天之誠卽人之所得以爲聖者也誠下章主人而言故曰聖誠而已矣言人之聖卽所得于天之誠也誠幾德章言誠之得于天者皆自然而幾有善惡要當察其幾之動以全其誠爲我之德也聖章言由誠而達于幾爲聖人其妙用尤在于感而遂通之神蓋誠者不動幾者動之

初神以感而遂通則幾之動也純于善此其爲聖也誠一而已人之不能皆聖者係于幾之動故愼動次之動而得正爲道故道次之得正爲道不冾于性質之偏者能之而王者之師也故師次之人必有恥則可敎而以聞過爲幸故幸次之聞于人必思于己故思次之師以問之矣思以思之矣在力行而已故志學次之凡此十章上窮性命之源必以體天爲學問之本所以修己之功旣廣大而詳審矣推以治人則順化爲上與天同功也治爲次純心用賢也禮樂又其次治定而後禮樂可興也繼此爲務實章愛敬章又所以斟酌人品而休休然與之爲善蓋聖賢繼天立極之道備矣餘章皆反覆此意以丁戒人心使自知道

德性命之貴而無陷辭章利祿之習開示聖蘊終以主靜

庶幾復其不善之動以歸于誠而人皆可聖賢焉嗚呼周

子之爲人心計也至矣敬軒薛氏曰通書誠上誠下誠幾

德聖愼動道六章只是一箇性字分作許多名目又曰周

子論幾字如復之初九善幾也垢之初六惡幾也善幾不

可不充惡幾不可不絕朱子所謂近則公私邪正遠則廢

興存亡只于此處看破便斡轉了此實治己治人之至要

也

宋元學案卷十二

餘姚黃宗羲原本　後學慈谿馮雲濠校刊

男百家纂輯　鄞縣王梓材重校

鄞縣全祖望修定　道州何紹基重刊

濂溪學案下

太極圖

無極而太極

陰靜

陽動

火　水

土

木　金

坤道成女

乾道成男

萬物化生

太極圖說

無極而太極太極動而生陽動極而靜靜而生陰靜極復動一動一靜互爲其根分陰分陽兩儀立焉陽變陰合而生水火木金土五氣順布四時行焉五行一陰陽也陰陽一太極也太極本無極也五行之生也各一其性無極之眞二五之精妙合而凝乾道成男坤道成女二氣交感化生萬物萬物生生而變化無窮焉惟人也得其秀而最靈形既生矣神發知矣五性感動而善惡分萬事出矣聖人定之以中正仁義而主靜（自註云無欲故靜）立人極焉故聖人與天地合其德日月合其明四時合其序鬼神合其吉凶君子修之吉小人悖之凶故曰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又曰原始反終故

知死生之說大哉易也斯其至矣

劉蕺山曰一陰一陽之謂道卽太極也天地之閒一氣而已非有理而後有氣乃氣立而理因之寓也就形下之中而指其形而上者不得不推高一層以立至尊之位故謂之太極而實無太極之可言所謂無極而太極也使實有是太極之理爲此氣從出之母則亦一物而已又何以生生不息妙萬物而無窮乎今日理本無形故謂之無極無乃轉落註脚太極之妙生生不息而已矣生陽生陰而生水火木金土而生萬物皆一氣自然之變化而合之只是一箇生意此造化之蘊也惟人得之以爲人則太極爲靈秀之鍾而一陽一陰分見于形神之際由是殺之爲五性而感應之塗出善惡之介

分人事之所以萬有不齊也惟聖人深悟無極之理而得其所爲靜者主之乃在中正仁義之間循理爲靜是也天地此太極聖人此太極彼此不相假而若合符節故曰合德若必捐天地之所有而畀之于物又獨鍾畀之于人則天地豈若是之勞也哉自無極說到萬物上天地之始終也自萬事反到無極上聖人之終而始也始終之說卽生死之說而開闢混沌七尺之去留不與焉知乎此者可與語道矣主靜要矣致知亟焉○或曰周子旣以太極之動靜生陰陽而至于聖人立極處偏著一靜字何也曰陰陽動靜無處無之如理氣分看則理屬靜氣屬動不待言矣故曰循理爲靜非動靜對待之靜

宗羲案朱子以爲陽之動爲用之所以行也陰之靜爲體之所以立也夫太極旣爲之體則陰陽皆是其用如天之春夏陽也秋冬陰也人之呼陽也吸陰也寧可以春夏與呼爲用秋冬與吸爲體哉緣朱子以下文主靜立人極故不得不以體歸之靜先師云循理爲靜非動靜對待之靜一語點破曠若發矇矣

附棃洲太極圖講義

通天地亙古今無非一氣而已氣本一也而有往來闔闢升降之殊則分之爲動靜有動靜則不得不分之爲陰陽然此陰陽之動靜也千條萬緒紛紜膠轕而卒不克亂萬古此寒暑也萬古此生長收藏也莫知其所以然而然是即所謂理

也所謂太極也以其不紊而言則謂之理以其極至而言則謂之太極識得此理則知一陰一陽即是爲物不貳也其曰無極者初非別有一物依于氣而立附于氣而行或曰因易有太極一言遂疑陰陽之變易類有一物主宰乎其閒者是不然矣故不得不加無極二字造化流行之體無時休息中閒清濁剛柔多少參差不齊故自形生神發五性感動後觀之知愚賢不肖剛柔善惡中自有許多不同世之人一往不返不識有無渾一之常費隱妙合之體徇象執有逐物而遷而無極之眞竟不可見矣聖人以靜之一字反本歸元盡造化人事皆以收斂爲主發散是不得已事非以收斂爲靜發散爲動也一斂一發自是造化流行不息之氣機而必有所

以樞紐乎是運旋乎是是則所謂靜也故曰主靜學者須要識得靜字分曉不是不動是靜不妄動方是靜慨自學者都向二五上立腳既不知所謂太極則事功一切俱假而二氏又以無能生有于是誤認無極在太極之前視太極爲一物形上形下判爲兩截戢山先師曰千古大道陸沈總緣誤解太極道之大原出于天此道不淸楚則無有能淸楚者矣

附朱陸太極圖說辯

陸象山與朱子書曰梭山兄謂太極圖說與通書不類疑非周子所爲不然或是其學未成時所作不然則或是傳他人之文後人不辨也蓋通書理性命章言中焉止矣二氣五行化生萬物五殊二實二本則一曰一曰中卽太極也未嘗于

其上加無極字動靜章言五行陰陽太極亦無無極之文假令太極圖說是其所傳或其少時所作則作通書時不言無極蓋已知其說之非矣此言殆未可忽也兄與梭山書云不言無極則太極同于一物而不足爲萬化根本不言太極則無極淪于空寂而不能爲萬化根本夫太極者實有是理聖人從而發明之耳非以空言立論使後人簸弄于頰舌紙筆之閒也其爲萬化根本固自素定其足不足能不能豈以人言不言之故邪易大傳曰易有太極聖人言有今乃言無何也作大傳時不言無極太極何嘗同于一物而不足爲萬化根本邪洪範五皇極列在九疇之中不言無極太極亦何嘗同于一物而不足爲萬化根本邪後世又謂無極卽是無形

太極卽是有理周先生恐學者錯認太極別爲一物故著無極二字以明之易之大傳曰形而上者謂之道又曰一陰一陽之謂道一陰一陽已是形而上者況太極乎曉文義者舉知之矣自有大傳至今幾年未聞有錯認太極別有一物者設有愚謬至此奚啻不能以三隅反何足上煩先生特地于太極上加無極二字以曉之乎且極字亦不可以形字釋之蓋極者中也言無極則是猶言無中也是奚可哉若懼學者泥于形器而申釋之則宜如詩言上天之載而于下贊之曰無聲無臭可也豈宜以無極字加于太極之上朱子發謂濂溪得太極圖于穆伯長伯長之傳出于陳希夷其必有攷希夷之學老氏之學也無極二字出于老子知其雄章吾聖人

之書所無有也老子首章言無名天地之始有名萬物之母而卒同之此老氏宗旨也無極而太極即是此旨老氏學之不正見理不明所蔽在此兄于此學用力之深爲日之久曾此之不能辨何也太極圖說以無極二字冠首而通書終篇未嘗一及無極字二程言論文字至多亦未嘗一及無極字兄今攷訂註釋表顯尊信如此其至恐未得爲善祖述者也潘清逸豈能知濂溪者明道伊川親師承濂溪當時名賢居潘右者亦復不少濂溪之誌卒屬于潘可見其子孫之不能世其學也兄何據之篤乎

朱答曰來書反復其于無極太極之辨詳矣然以熹觀之伏羲作易自一畫以下文王演易自乾元以下皆未嘗言太極

也而孔子言之孔子贊易自太極以下未嘗言無極也而周子言之夫先聖後聖豈不同條而共貫哉若于此有以灼然實見太極之眞體則知不言者不爲少而言之者不爲多矣何至若此之紛紛哉今既不然則吾之所謂理者恐其未足以爲羣言之折衷又況于人之言有所不盡者又非一二而已乎既蒙不鄙而教之嘉亦不敢不盡其愚也且夫大傳之太極者何也卽兩儀四象八卦之理具于三者之先而藴于三者之內者也聖人之意正以其究竟至極無名可名故特謂之太極猶曰舉天下之至極無以加此云爾初不以其中而命之也至如北極之極屋極之極皇極之極民極之極諸儒雖有解爲中者蓋以此物之極常在此物之中非指極字

而訓之以中也極者至極而已以有形者言之則其四方八面合輳將來到此築底更無去處從此推出四方八面都無向背一切停勻故謂之極耳後人以其居中而能應四外故指其處而以中言之非以其義爲可訓中也至于太極則又無形象方所之可言但以此理至極而謂之極耳今乃以中名之則是所謂理有未明而不能盡乎人言之意者一也通書理性命章其首二句言理次三句言性次八句言命故其章內無此三字而特以三字名其章以表之則章內之言固已各有所屬矣蓋其所謂靈所謂一者乃爲太極而所謂中者乃氣稟之得中與剛善剛惡柔善柔惡者爲五性而屬乎五行初未嘗以是爲太極也且曰中焉止矣而又下屬于二

氣五行化生萬物之云是亦復成何等文字義理乎今乃指其中者爲太極而屬之下文則又理有未明而不能盡乎人言之意者二也若論無極二字乃是周子灼見道體迥出常情不顧旁人是非不計自己得失勇往直前說出人不敢說底道理令後之學者曉然見得太極之妙不屬有無不落方體若于此看得破方見此老眞得千聖以來不傳之祕非但架屋下之屋疊牀上之牀而已也今必以爲未然是又理有未明而不能盡乎人言之意者三也至于大傳旣曰形而上者謂之道矣而又曰一陰一陽之謂道此豈眞以陰陽爲形而上者哉正所以見一陰一陽雖屬形器然其所以一陰一陽者是乃道體之所爲也故語道體之至極則謂之太極語

太極之流行則謂之道雖有二名初無兩體周子所以謂之無極正以其無方所無形狀以為在無物之前而未嘗不立于有物之後以為在陰陽之外而未嘗不行乎陰陽之中以為通貫全體無乎不在則又初無聲臭影響之可言也今乃深詆無極之不然則是直以太極為有形狀有方所矣直以陰陽為形而上者則又昧于道器之分矣又于形而上者之下復有况太極乎之語則是又以道上別有一物為太極矣此又理有未明而不能盡乎人言之意者四也至熹前書所謂不言無極則太極同于一物而不足為萬化根本不言太極則無極淪于空寂而不能為萬化根本乃是推本周子之意以為當時若不如此兩下說破則讀者錯認語意必有偏

見之病聞人說有卽謂之實有見人說無卽謂之眞無耳自謂如此說得周子之意已是大殺分明只恐知道者厭其漏洩之過甚不謂如老兄者乃猶以爲未穩而難曉也請以熹書上下文意詳之豈謂太極可以人言而爲加損者哉是又理有未明而不能盡乎人言之意者五也來書又謂大傳明言易有太極今乃言無何耶此尤非所望于高明者今夏因與人言易其人之論正如此當時對之不覺失笑遂至被劾彼俗儒膠固隨語生解不足深怪老兄平日自視爲何如而亦爲此言耶老兄且謂大傳之所謂有果如兩儀四象八卦之有定位天地五行萬物之有常形耶周子之所謂無是果虛空斷滅都無生物之理耶此又理有未明而不能盡乎人

言之意者六也老子復歸于無極無極乃無窮之義如莊生入無窮之門以遊無極之野云爾非若周子所言之意也今乃引之而謂周子之言實出乎彼此又理有未明而不能盡乎人言之意者七也

陸曰來書本是主張無極二字而以明理爲說其要則曰于此有以灼然實見太極之眞體九淵竊謂老兄未曾實見太極若實見太極上面必不更著無極字下面必不更著眞體字上面加無極字正是疊牀上之牀下面著眞體字正是架屋下之屋虛見之與實見其言固自不同也

朱曰熹亦謂老兄正爲未識太極之本無極而有眞體故必以中訓極而又以陰陽爲形而上者之道虛見之與實見其

言果不同也

陸曰繫辭言神無方矣豈可言無神言易無體矣豈可言無易老氏以無爲天地之始以有爲萬物之母以常無觀妙以常有觀竅直將無字搭在上面正是老氏之學豈可諱也

朱曰熹詳老氏之言有無以有無爲二周子之言有無以有無爲一正如南北水火之相反更請子細著眼未可容易譏評也

陸曰此理乃宇宙之所固有豈可言無若以爲無則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矣

朱曰請詳看熹前書曾有無理二字否

陸曰極亦此理也中亦此理也五居九疇之中而曰皇極豈

非以其中而命之乎民受天地之中以生而詩言立我烝民莫非爾極豈非以其中命之乎中庸曰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達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此理至矣外此豈更復有太極哉

朱曰極是名此理之至極中是狀此理之不偏雖然同是此理然其名義各有攸當雖聖賢言之亦未敢有所差互也若皇極之極民極之極乃爲標準之意猶曰立于此而示于彼使其有所向望而取正焉耳非以其中而命之也立我烝民立與粒通即書所謂烝民乃粒莫非爾極則爾指后稷而言蓋曰使我衆人皆得粒食莫非爾后稷之所立者是望耳爾字不指天地極字亦非指所受之中中者天下之大本乃以

喜怒哀樂之未發此理渾然無所偏倚而言太極固無偏倚而爲萬化之本然其得名自爲至極之極而兼有標準之義初不以中而得名也

陸曰以極爲中則爲不明理以極爲形乃爲明理乎

朱曰老兄自以中訓極熹未嘗以形訓極也

陸曰字義固有一字而數義者用字則有專一義者有兼數義者而字之指歸又有虛實虛字則但當論字義實字則當論所指之實則有非字義所能拘者如元字有始義有長義有大義坤五之元吉屯之元亨則是虛字專爲大義不可復以他義參之如乾元之元則是實字論其所指之實則文言所謂善所謂仁皆元也亦豈可以字義拘之哉極字亦如此

太極皇極乃是實字所指之實豈容有二充塞宇宙無非此理豈容以字義拘之乎中卽至理何嘗不兼至義大學文言皆言知至所謂至者卽此理也語讀易者曰能知太極卽是知至語讀洪範者曰能知皇極卽是知至夫豈不可蓋同指此理則曰極曰中日至其實一也一極備凶一極無凶此兩極字乃是虛字專爲至義卻使得極者至極而已于此用而已字方用得當老兄最號爲精通詁訓文義者何爲尙惑于此

朱曰竊詳知至二字雖同而在大學則知爲實字至爲虛字兩字上重而下輕蓋曰心之所知無不到耳在文言則知爲虛字至爲實字兩字上輕而下重蓋曰有以知其所當至之

地耳兩義既自不同而與太極之為至極者又皆不相似請更詳之

陸曰直以陰陽為形器而不得為道此尤不敢聞命易之為道一陰一陽而已先後始終動靜晦明上下進退往來闔闢盈虛消長尊卑貴賤表裏隱顯向背順逆存亡得喪出入行藏何適而非一陰一陽哉奇耦相尋變化無窮故曰其為道也屢遷說卦曰是以立天之道曰陰與陽顧以陰陽為非道而直謂之形器而孰為昧于道器之分哉

朱曰若以陰陽為形而上者則形而下者復是何物熹則曰凡有形有象者皆器也其所以為是器之理者則道也如是則來書所謂始終晦明奇偶之屬皆陰陽所為之器獨其所

以爲是器之理如目之明耳之聰父之慈子之孝乃爲道耳

陸曰通書云中者和也中節也天下之達道也聖人之事也故聖人立教俾人自易其惡自致其中而止矣周子之言中如此亦不輕矣外此豈更別有道理乃不得比虛字乎所舉理性命章五句但欲見通書言中言一而不言無極耳中焉止矣一句不妨自是斷章兄必見誣以屬之下文兄之爲辯失其指歸大率類此

朱曰周子言中而以和字釋之又曰中節又曰達道彼非不識字者而其言顯與中庸相戾則亦必有說矣蓋此中字是就氣稟發用而言其無過不及處耳非直指本體未發無所偏倚者而言也豈可以此而訓極爲中也哉

陸曰大傳洪範毛詩周禮與太極圖說孰古以極爲形而謂不得爲中以一陰一陽爲器而謂不得爲道無乃䌷古書爲不足信而任胸臆之所裁乎

朱曰大傳洪範詩禮皆言極而已未嘗謂極爲中也先儒以此極處常在物之中央而爲四方之所面向而取正故因以中釋之蓋亦未爲甚失而後人遂直以極爲中則又不識先儒之本意矣

陸曰來書謂周子說出人不敢說底道理謂之無極誠令以無方所無形狀而言不知人有甚不敢道處但加之太極之上則吾聖門正不肯如此道耳

朱曰無極而太極猶曰莫之爲而爲莫之致而至又如曰無

爲之爲皆語勢之當然非謂別有一物也其意則固若曰非如皇極民極屋極之有方所形象而但有此理之至極耳若曉此意則于聖門有何違判而不肯道乎上天之載是就有中說無無極而太極是就無中說有若實見得即說有說無或先或後都無妨礙今必如此拘泥強生分別曾謂不尙空言專務事實而反如此乎

陸曰夫乾確然示人易矣夫坤隤然示人簡矣太極亦何嘗隱于人哉尊兄兩下說無說有不知漏洩得多少如所謂太極眞體不傳之祕無物之前陰陽之外不屬有無不落方體迥出常情超出方外等語莫是曾學禪宗所得如此平時旣私其說以自妙及教學者則又往往祕此而多說文義此漏

溲之說所從出也以實論之兩頭都無著實彼此只是葛藤末說氣質不美者樂寄此以神其姦不知繫絆多少好氣質底學者既以病己又以病人殆非一言一行之過兄其無以久習于此而重自反也

朱曰太極固未嘗隱于人然人之識太極者則少矣往往只是于禪學中認得箇昭昭靈靈能作用底便謂此是太極而不知所謂太極乃天地萬物本然之理亙古亙今顛撲不破者也迥出常情等語只是俗談即非禪家所能專有不應儒者反當回避況今雖偶然道著而其所見所說即非禪家道理非如他人陰實祖用其說而改頭換面陽諱其所自來也如曰私其說以自妙而又秘之又曰寄此以神其姦又曰繫

絆多少好氣質底學者則恐世間自有此人可當此語焉雖無狀自省得與此語不相似也

宗羲案朱陸往復幾近萬言亦可謂無餘蘊矣然所爭只在字義先後之間究竟無以大相異也惟是朱子謂無極即是無形太極即是有理在無物之前而未嘗不立于有物之後在陰陽之外而未嘗不行于陰陽之中此朱子自以理先氣後之說解周子亦未得周子之意也羅整菴困知記謂無極之眞二五之精妙合而凝三語不能無疑凡物必兩而後可以言合太極與陰陽果二物乎其爲物也果二則方其未合之先各安在邪朱子終身認理氣爲二物其原蓋出于此不知此三語正明理氣不可相離故加妙合以形容之猶中庸

言體物而不可遺也非二五之精則亦無所謂無極之眞矣朱子言無形有理卽是尊無極之眞于二五之精之外雖曰無形而實爲有物亦豈無極之意乎故以爲歧理氣出自周子者非也至于說中無欲故靜一語非其工夫之下手處乎此語本孔安國仁者靜之注葢先聖之微言也

王魯齋曰無極而太極一句朱子謂無形而有理非不明白然命詞之意咀嚼未破故象山未能釋然某妄意謂此是太極圖說只當就圖上說此一句不可懸虛說理若又有所謂無極之理葢周子欲爲此圖以示人也而太極無形無象本不可以成圖然非圖則造化之淵微又難于模寫不得已畫爲圖象擬天之形指爲太極又苦無形無象故于圖首發此

一語不過先釋太極之本無此圖象也

劉靜修記太極圖說後曰太極圖朱子發謂周子得于穆伯長而胡仁仲因之遂亦謂穆特周子學之一師陸子靜因之遂亦以朱錄爲有考而潘誌之不足據也蓋胡氏兄弟于希夷不能無少議議是以謂周子爲非止爲种穆之學者陸氏兄弟以希夷爲老氏之學而欲其當謬加無極之責而有所顧藉于周子也然其實則穆死于明道元年而周子時年十四矣梓材案周子生于天禧元年丁巳至明道元年壬申蓋年十六矣作十四誤是朱氏胡氏陸氏不惟不考乎潘誌之過而又不考乎此之過也然始也朱子見潘誌知圖爲周子所自作而非有所受于人也于乾道己丑已敘于通書之後矣後八年記書堂則亦曰不由師傳

默契道體實天之所畀也又十年因見張詠事有陰陽之語與圖說意頗合以詠學于希夷者也故謂是說之傳固有端緒至于先生然後得之于心無所不貫于是始爲此圖以發其秘爾又八年而爲圖書注釋則復云莫或知其師傳之所自蓋前之爲說者乃復疑而未定矣豈亦不攷乎此故其爲說之不決于一也而或又謂周子與胡宿邵古同事潤州一浮屠而傳其易書此蓋與謂邵氏之學因其母舊爲某氏妾藏其亡夫遺書以歸邵氏者同爲浮薄不根之說也然而周子邵子之學先天太極之圖雖不敢必其所傳之出于一而其理則未嘗不一而其理之出于河圖者則又未嘗不一也夫河圖之中宮則先天圖之所謂無極所謂太極所謂道與

心者也先天圖之所謂無極所謂太極所謂道與心者即太極圖之所謂無極而太極所謂太極本無極所謂人之所以最靈者也河圖之東北陽之二生數統乎陰之二成數則先天圖之左方震一離兌二乾三者也先天圖之左方震一離兌二乾三者即太極圖之左方陽動者也其兌離之爲陽中之陰即陽動中之爲陰靜之根者也河圖之西南陰之二生數統乎陽之二成數則先天圖之右方巽四坎艮五坤六者也先天之右方巽四坎艮五坤六者即太極圖之右方陰靜者也其坎艮之爲陰中之動者即陰靜中之爲陽動之根者也河圖之奇偶即先天太極圖之所謂陰陽而凡陽皆乾凡陰皆坤也河圖先天太極圖之左方皆離之象也右方皆坎

之象也是以河圖水火居南北之極先天圖坎離列左右之門太極圖陽變陰合而卽生水火也
吳草廬曰太極者何也曰道也道而稱之曰太極何也曰假借之辭也道不可名也故假借可名之器以名之也以其天地萬物之所共由也則名之曰道道者大路也以其條派縷脈之微密也則名之曰理理者玉膚也皆假借而爲稱者也眞實无妄曰誠全體自然曰天主宰造化曰帝妙用不測曰神付與萬物曰命物受以生曰性得此性曰德具于心曰仁天地萬物之統會曰太極道也理也誠也天也帝也神也命也性也德也仁也太極也名雖不同其實一也極屋棟之名也屋之脊檁曰棟就一屋而言惟脊檁至高至上無以加之

故曰極而凡物之統會處因假借其義而名為極焉辰極皇極之類是也道者天地萬物之統會至尊至貴無以加者故亦假借屋棟之名而稱之曰極也然則何以謂之太曰太之為言大之至甚也夫屋極者屋棟為一屋之極而已辰極者北辰為天體之極而已皇極者人君一身為天下衆人之極而已以至設官為民之極京師為四方之極皆不過指一物一處而言也道者天地萬物之極也雖假借極之一字強為稱號而曾何足以擬議其髣髴哉故又盡其辭而曰太極者蓋曰此極乃甚大之極非若一物一處之極然彼一物一處之極極之小者耳此天地萬物之極極之至大者也故曰太極邵子曰道為太極太祖問曰何物最大答者曰道理最大

其斯之謂與然則何以謂之無極曰道爲天地萬物之體而無體謂之太極而非有一物在一處可得而指名之也故曰無極易曰神无方易无體詩曰上天之載無聲無臭其斯之謂與然則無極而太極何也曰屋極辰極皇極民極四方之極凡物之號爲極者皆有可得而指名者也是則有所謂極也道也者無形無象無可執著雖稱曰極而無所謂極也雖無所謂極而實爲天地萬物之極故曰無極而太極

許白雲答或人問曰太極圖之原出于易而其義則有前聖所未發者周子探大道之精微而筆成此書其所以包括大化原始要終不過二百餘字蓋亦無長語矣謂之去無極二字而無所損則不可也太極者孔子名其道之辭無極者周

子形容太極之妙二陸先生適不燭乎此乃以周子加無極字爲非蓋以太極之上不宜加無極一重而不察無極卽所以贊太極之語周子慮夫讀易者不知太極之義而以太極爲一物故特著無極二字以明之謂無此形而有此理也以此坊民至今猶有以太極爲一物者而謂可去之哉朱子辯之精而曉天下後世者亦至矣此固非後學之所敢輕議也此外則無可議可辯者矣非朱陸二子之思慮不及也太極兩儀之言固本于易也而兩儀之義則微有不同然皆非天地之別名也易之兩儀指陰陽奇耦之畫而言圖之兩儀指陰陽互根之象而言也易以一而二二而四四而八八而十六十六而三十二三十二而六十四圖以一而二二而五五

而一一而萬者也易以陰陽之消長而該括事物之變化圖明陰陽之流行而推原生物之本根圖固所以輔乎易也惟以兩儀爲天地則大不可以易之兩儀爲天地則四象八卦非天地所能生以圖之兩儀爲天地則五行亦非天地所可生也夫太極理也陰陽氣也天地形也合而言之則形稟是氣而理具于氣中析而言之則形而上形而下不可以無別所謂圖以陽先生于陰與太極生兩儀者異此猶有可論者太極之中本有陰陽其動者爲陽靜者爲陰生則俱生非可以先後言也一元混淪而二氣分擘譬猶一木析之爲二兩半同形何先後之有易之辭簡故惟曰生兩儀圖之言詳故曰動而生陽動極而靜靜而生陰靜極復動陰陽既有兩端

出言下筆必有先後其可同言而並著之乎況下文繼之曰一動一靜互爲其根則非先後矣而下文又曰分陰分陽兩儀立焉乃先言陰而後言陽此周子錯綜其文而陰陽無始之義亦可見矣當以上下文貫穿觀之不可斷章取義也雖然動靜亦不可謂無先後自一氣混沌其初始分須有動處乃其始也元會運世歲月日時大小不同理則一也其氣之運行皆先陽而後陰一歲之日春夏先而秋冬後春夏陽也一元之運子先而午後子至巳陽也數以一爲陽二爲陰一固先于二人以生爲陽死爲陰生固先于死孰謂陽不先于陰乎但未動之前亦只爲靜此乃互根之體終不可定以爲陽先耳所謂太極之下生陰陽陰陽之下生五行及乎男女

成形萬物化生圖中各有次序則以太極與天地五行相離則又不可也陰陽不可名天地前既已言之矣太極陰陽五行下至于成男女而化生萬物此正推原生物之根柢乃發明天地之祕而反以爲病何其異邪太極剖判此世俗相承之論非君子之言也太極無形何可剖判其所判者乃一元之氣開物之後溟涬玄漠至開天之時則輕清者漸澄而爲天重濁者漸凝而爲地乃可言判耳太極陰陽五行之生非果如母之生子而母子各具其形也太極生陰陽而太極即具陰陽之中陰陽生五行而太極陰陽又具五行之中安能相離也何不即五行一陰陽陰陽一太極之言而觀之乎所謂乾道成男坤道成女則二氣不待交感而各自生物又不

可也此一節自無極之眞二五之精妙合而凝乾道成男坤道成女二氣交感化生萬物作一貫說下安得謂不交感而自化生邪成男成女朱子謂此人物之始以氣化而生者氣聚成形遂以形化而無窮眞精合而有成而所成者則有陰陽之異其具陽之形者乾之道具陰之形者坤之道又合則又生至于無窮則不出乎男女也今所問之言果有所疑邪或直以周子之言未當也如其果疑則以前說求之或得其梗概直以言爲未當則非敢預聞此不韙也待承下問敢以爲復

百家謹案周子之作太極圖說朱子特爲之注解極其推崇至謂得千聖不傳之祕孔子後一人而已二陸不以爲

然遂起朱陸之同異至今紛紛奴主不已宗朱者詆陸以及慈湖白沙陽明宗陸者詆朱及周近且有詆及二程者矣夫周程朱陸諸君子且無論其學問之造詣破暗千古其立身行己俱萬仞壁立其在兩閒則斗杓華嶽也在人則宗祖父母也是豈可詆毀者且道理本公共之物諸君子即或有大純小疵處亦只合平心參酌必無可死守門戶先自存心于悖謬而有詆毀之理明嘉靖南禺豐氏坊作易辯辯太極圖說滔滔八千餘言故彙坊瘢此不足遠者至于其圖之授受來由雖見于朱漢上震之經筵表而未得其詳今節畧先叔父晦木憂患學易中太極圖辯于此以俟後之君子或否或是焉

周子太極圖創自河上公乃方士修鍊之術也實與老莊之長生久視又屬旁門老莊以虛無為宗無事為用方士以逆成丹多所造作去致虛靜篤遠矣周子更為太極圖窮其本而反于老莊可謂拾瓦礫而得精蘊但綴說于圖而又冒為易之太極則不侔矣蓋夫子之言太極不過贊易有至極之理專以明易也非別有所謂太極而欲上乎羲文也周子之無極而太極則空中之造化而欲合老莊于儒也朱子得圖于葛長庚曰包犧未嘗言太極而孔子言之孔子未嘗言無極而周子言之未免過于標榜矣攷河上公本圖名無極圖魏伯陽得之以著參同契鍾離權得之以授呂洞賓洞賓後與陳圖南同隱華山而以授陳陳刻之華山石壁陳又得先

天圖于麻衣道者皆以授种放放以授穆修與僧壽涯修以先天圖授李挺之挺之以授邵天叟天叟以授子堯夫修以無極圖授周子周子又得先天地之偈于壽涯其圖自下而上以明逆則成丹之法其重在水火火性炎上逆之使下則火不熛烈惟溫養而和煥水性潤下逆之使上則水不卑溼惟滋養而光澤滋養之至接續而不已溫養之至堅固而不敗其最下圈名為元牝之門元牝即谷神牝者竅也谷者虛也指人身命門兩腎空隙之處氣之所由以生是為祖氣凡人五官百骸之運用知覺皆根于此于是提其祖氣上升為稍上一圈名為鍊精化氣鍊氣化神鍊有形之精化為微芒之氣鍊依希呼吸之氣化為出有入無之神使貫徹于五臟

六腑而爲中層之左木火右金水中土相聯絡之一圈名爲五氣朝元行之而得也則水火交媾而爲孕又其上之中分黑白而相間雜之一圈名爲取坎填離乃成聖胎又使復還于無始而爲最上之一圈名爲鍊神還虛復歸無極而功用至矣蓋始于得竅次于鍊己次于和合次于得藥終于脫胎求仙眞長生之祕訣也周子得此圖而顚倒其序更易其名附于大易以爲儒者之祕傳蓋方士之訣在逆而成丹故從下而上周子之意以順而生人故從上而下太虛無有有必本無乃更最上圈鍊神還虛復歸無極之名曰無極而太極太虛之中脈絡分辨指之爲理乃更其次圈取坎填離之名曰陰動陽靜氣生于理名爲氣質之性乃更第三圈五氣朝

元之名曰五行各一性理氣既具而形質呈得其全靈者爲人人有男女乃更第四圖錬精化氣錬氣化神之名曰乾道成男坤道成女得其偏者蠢者爲萬物乃更最下圖元化之名曰萬物化生順就是圖詳審之易有太極夫子贊易而言也不可云無極无方者神也无體者易也不可圖圓相有者无之无者有之恐非聖人本旨次圖判左右爲陰陽以陰陽推動靜就非貫穿不淆亂之處指之爲理此時氣尚未生安得有此錯綜之狀將附麗于何所觀其黑白之文實坎離兩卦成既濟之象中含聖胎謂之取坎塡離則明顯而彰著謂之陽動而陰靜則陽專屬離離專主動陰專屬諸坎坎專主靜豈通論哉五行始于洪範言天地之氣化運行若有似

乎木火土金水者然其實木火土金水萬物中之五物也非能生人者也此時人物未生此五者之性于何而辨易繫言乾道成男坤道成女亦謂乾之奇畫成男之象坤之偶畫成女之象非云生于天者爲男生于地者爲女也且天之生男女萬物在一氣中無分先後其下二圖在方士爲元牝鍊化自屬兩層乃男女萬物亦分二圖恐屬重出矣至其說曰太極動而生陽動極而靜靜而生陰靜極復動一動一靜互爲其根分陰分陽兩儀立焉陰陽雖有動靜之分然動靜非截然兩事陰陽一氣也一闔一闢謂之變往來不窮謂之通而何有乎分動靜無端陰陽無始而何有乎生分陰分陽與生生之謂易自易之爲書而言以明奇偶柔剛之畫用相生則

可自造化而言以爲太極所生陰陽所分則不可儀者象也兩儀者卦中所函奇偶之象也今直以爲天地之名則不可天有陰陽地有柔剛斯道無往而不在非分陽而立天分陰而立地也曰陽變陰合而生水火木金土五氣順布四時行焉夫四時之序陰陽之運耳陰陽既合萬物齊生豈有先生水火木金土自爲一截待水火木金土之氣布而後四時得行乎若然則是又以五行生陰陽先生質而後生氣也曰五行一陰陽也陰陽一太極也太極本無極也五行之生也各一其性無極之眞二五之精妙合而凝五行各性性巳紛雜復參以陰陽而七雜亂棼擾如何謂之精如何可以凝大傳曰天地絪縕萬物化醇男女媾精萬物化生故三人損一以

致一三且不能生況于七乎曰乾道成男坤道成女二氣交感化生萬物萬物生生而變化無窮焉乾男坤女顯然形質此時萬物無不備具何故又言二氣之交感而化生萬物也吾不知此男女合物之雌雄牝牡俱在內又不知專指人言如合雌雄牝牡則與圖之所分屬者不謀如專指人人無化生異類之事曰惟人也得其秀而最靈形既生矣神發知矣五性感動而善惡分萬事出矣性一也分天命氣質爲二已屬臆說況又析而爲五感動在事不在性四端流露觸物而成卽以乍見孺子入井論之發爲不忍乃其仁往救乃其義救之而當乃其禮知其當救乃其智身心相應乃其信焉有先分五性然後感動之理五性之說大異乎夫子所云繼之

者善成之者性子思天命之謂性孟子道性善之旨矣曰聖人定之以中正仁義而主靜立人極焉故聖人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與四時合其序與鬼神合其吉凶君子修之吉小人悖之凶仁義者性之大端也循是而行謂之道然恐其行之也不免于過不及之差則聖人立教使協于中而歸于正今以中正仁義對言而中正且先乎仁義則于天命之性率性之道修道之教之三言者何所施耶謂性有善惡而仁義待乎聖人之所定此告子杞柳桮棬之說也老氏之學致虛極守靜篤甘瞑于無何有之鄉熱然似非人內守而外不蕩歸根曰靜靜曰復命主靜立人極其亦本此與其後雜引文言說卦而以知生死爲易之至盡自呈其所得之學

立說之原爾

據此人能去其所存先入之見平心一一案之實可知此無極之太極絕無與夫子所云之易有太極冝乎爲二陸所疑謂非周子所作葢周子之通書固粹白無瑕不若圖說之儒非儒老非老釋非釋也況通書與二程俱未嘗言及無極此實足徵矣百家所以不敢仍依性理大全之例列此圖說于首而止附于通書之後幷載仲父之辯焉

祖望謹案晦木先生宗炎黎洲先生之仲弟也先生雖不喜先天太極之說因作圖學辯惑一卷自先天太極之圖出儒林疑之者亦多然終以其出于大賢不敢立異卽言之嗛嗛莫能盡也至先生而悉排之世雖未能深信而亦

莫能奪也

附錄

先生名張宗範之亭曰養心而爲之說曰孟子曰養心莫善于寡欲其爲人也寡欲雖有不存焉者寡矣其爲人也多欲雖有存焉者寡矣予謂養心不止于寡焉而存爾蓋寡焉以至于無無則誠立明通誠立賢也明通聖也是聖賢非性生必養心而至之養心之善有大焉如此存乎其人而已

荀子言養心莫善于誠先生曰荀子元不識誠明道曰旣誠矣心焉用養耶

顧諟謹案子劉子曰告子原不識性故曰生之謂性貫橫而還珠荀子原不識誠故曰以誠養心握燈而索照若識

得卽如此說亦不妨

嘉祐四年蒲宗孟泛蜀江道合州初見先生相與款洽連三日夜退而嘆曰世有斯人與乃以妹歸之先生初娶陸繼以蒲

祖望謹案宗孟能知先生而茫茫不能知先生之道以至阿附新法何邪

熙寧四年先生領廣東憲事以洗冤澤物爲己任俄得疾聞水嚙母墓遂乞南康改葬畢曰強疾而來者爲葬爾今欲以病汙麾纛邪

廬山之麓有溪焉發源于蓮花峯下潔淸紺寒合于湓江先生濯纓而樂之築書堂其上名之曰濂溪志鄉閭在目中也

自合州歸王介甫提點江東刑獄與先生相遇語連日夜介甫

退而精思不能得也

明道曰昔受學于周茂叔每令尋仲尼顏子樂處所樂何事

又曰自再見周茂叔後吟風弄月以歸有吾與點也之意

又曰吾年十六七時好田獵既見茂叔則自謂已無此好矣茂叔曰何言之易也但此心潛隱未發一日萌動復如初矣後十二年復見獵者不覺有喜心乃知果未也

顧諟謹案子劉子曰程子十二年化个喜獵心不得獵心躲在那學得成故曰有多少病在若一旦消化得便一旦學成得不然十數年來竟費了幾場交戰又曰方未見時不知閃在何處了知此可知未發之中

又曰周茂叔窗前草不除去問之云與自家意思一般子厚觀

驢鳴亦謂如此

伊川見康節伊川指食卓而問曰此卓安在地上不知天地安在何處康節爲之極論其理以至六合之外伊川歎曰平生惟見周茂叔論至此

黃山谷曰濂溪先生胸懷灑落如光風霽月廉于取名而銳于求志薄于徼福而厚于得民菲于奉身而燕及煢嫠陋于希世而尚友千古

呂滎陽曰二程初從濂溪遊後青出于藍補

呂紫微曰二程始從茂叔後更自光大補

雲濠謹案此二條謝山學案劄記有之卽序錄所本補入于此

胡五峯曰周子啓程氏兄弟以不傳之妙一回萬古之光明如

日麗天將爲百世之利澤如水行地其功蓋在孔孟之間矣人見其書之約也而不知其道之大也見其文之質也而不知其義之精也見其言之淡也而不知其味之長也患人以發策決科榮身肥家希世取寵爲事也則曰志伊尹之所志患人以知識聞見爲得而自畫不待賈而自沽也則曰學顏子之所學人有眞能立伊尹之志修顏子之學者然後知通書之言包括至大而聖門之事業無窮矣

汪玉山與朱子書曰濂溪先生高明純正然謂二程受學恐未能盡 補

朱子曰濂溪在當時人見其政事精絕則以爲宦業過人見其有山林之志則以爲襟懷灑落有仙風道氣無有知其學者唯

程太中知之宜其生兩程夫子也

又爲先生像贊曰道喪千載聖遠言湮不有先覺孰開後人書不盡言圖不盡意風月無邊庭草交翠

張南軒曰自秦漢以來言治者汨于五霸功利之習求道者淪于異端空虛之說而于先王發政施仁之術天理人倫之教莫克推尋而講明之故言治者若無豫于學而求道者反不涉于事民莫睹乎三代之盛可勝歎哉惟先生崛起于千載之後獨得微指于殘編斷簡中推本太極以及乎陰陽五行之流布人物之所以生化于是知人之爲至靈而性之爲至善萬理有其宗萬物循其則舉而措之可見先王之所以爲治者皆非私智之所出孔孟之意于以復明

黃勉齋曰周子以誠爲本以欲爲戒此周子繼孔孟不傳之緒也至二程則曰涵養須用敬進學在致知又曰非明則動無所之非動則明無所用而爲四箴以著克己之義焉此二程得統于周子者也

魏鶴山曰周子奮自南服超然獨得以上承孔孟垂絶之緒河南二程子神交心契相與疏瀹闡明而聖道復著曰誠曰仁曰太極曰性命曰陰陽曰鬼神曰義利綱條彪列分限曉然學者始有所準于是知身之貴果可以位天地育萬物果可以爲堯舜爲周公仲尼而其求端用力又不出乎暗室屋漏之隱躬行日用之近固非若異端之虛寂百氏之支離也

又師友雅言曰黃帝書云地在太虛之中大氣舉之又云天在

地外水在天外表裏皆水兩儀運轉乘氣而浮載水而行又云地乘氣載水氣無涯水亦無涯水亦氣也二程與康節論及六合之外以爲惟聞之茂叔者恐是此補

黃東發曰諸子之書與凡文集之行于世者或累千百言而僅一二合于理或一意而敷繹至千百言獨周子文約理精言有盡而理無窮蓋易詩書語孟之流孔孟以來一人而已若其闡性命之根源多聖賢所未發尤有功于孔孟較之聖帝明王之事業所謂揭中天之日月者哉

吳草廬曰周子生于千載之下不由師授默契道妙士君子有志斯世大而宰天下小而宰一邑皆可以行志顧其人何如耳

羅整庵曰周子之言性有自其本而言者誠源誠立純粹至善

是也有據其末而言者剛善剛惡柔亦如之中焉止矣是也然通書首章之言渾淪精密讀者或有所未察遂疑周子專以剛柔善惡言性其亦疏矣

又曰通書四十章義精詞確其爲周子手筆無疑至于五殊二實一實萬分數語反覆推明造化之妙本末兼盡然語意渾然即氣卽理絕無罅縫深有合乎易傳乾道變化各正性命之旨矣

高景逸曰元公之書字字與佛相反卽謂之字字闢佛可也元公謂聖人之道仁義中正而已矣會得此語可謂深于闢佛者矣

宗羲案周子之學以誠爲本從寂然不動處握誠之本故曰

主靜立極本立而道生千變萬化皆從此出化吉凶悔吝之途而反覆其不善之動是主靜眞得力處靜妙于動動卽是靜無動無靜神也一之至也天之道也千載不傳之祕固在是矣而後世之異論者謂太極圖傳自陳摶其圖刻于華山石壁列元牝等名是周學出于老氏矣又謂周子與胡文恭同師僧壽涯是周學又出于釋氏矣此皆不食其胾而說味者也使其學而果是乎則陳摶壽涯亦周子之老聃萇宏也使其學而果非乎卽日取二氏而諄諄然辯之則范縝之神滅傅奕之昌言無與乎聖學之明晦也顧涇陽曰周元公不闢佛高忠憲荅曰元公之書字字與佛相反卽謂之字字闢佛可也豈不信哉

百家謹案周子之學在于志伊尹之志學顏子之學已自明言之矣後之儒者不能通知其微尊之者未免太高抑之者未免過甚朱子曰宓戲作易自一畫以下文王演易自乾元以下皆未嘗言太極也而孔子言之孔子贊易自太極以下未嘗言無極也而周子言之先聖後聖豈不同條而共貫哉又曰無極二字眞得千聖以來不傳之祕夫無極二字且無論出于外氏柳子厚曰無極之極邵康節曰無極之前陰含陽也有極之後陽分陰也是周子之前已有無極之說矣眞西山曰元公直指無極太極以明道體殆與伏羲始畫八卦同功顧涇陽曰元公三代以下之包犧也又曰宛然一孔子也太極圖說直與河圖洛書相

表裏夫河圖洛書原屬渺茫之事茲不具論願既經羲皇之仰觀俯察則之以畫卦又經文王周公孔子一闡再闡三闡大著于天下必無盡廢四聖之所已著者而偏傳方士之圖換其名色便謂可與列聖齊肩且更謂周乃生知之聖而孔子僅九千鎰此則未免標榜尊之太高者晁氏謂元公師事鶴林寺僧壽涯而得百物先天地無形本寂寥能爲萬象主不逐四時彫之偈性學指要謂元公初與東林總遊久之無所入總敎之靜坐月餘忽有得以詩呈曰書堂兀坐萬機休日暖風和草自幽誰道二千年遠事而今只在眼睛頭總肯之即與結青松社游定夫有周茂叔窮禪客之語豐道生謂二程之稱胡安定必曰胡先生

不敢曰翼之于周一則曰茂叔再則曰茂叔雖有吟風弄月之游實非師事也至于太極圖兩人生平俱未嘗一言道及蓋明知爲異端莫之齒也先遺獻嘗辯之其過圓通寺詩有云何須孔墨話無徵者此也嗟乎儒釋分途冰炭迥別談學者動以禪學詆人殊可怪也夫大道本公吾儒之所以爲正道釋氏之所以爲異端非從門戶起見也蓋實因吾聖人之道由仁義禮智以爲道德忠孝愛敬以盡人倫慈祥恭儉以應事機財成輔相以理民物存順沒寧其視生死猶晝夜也而釋氏止以自了生死爲事背棄君親滅絕天理不娶不嫁斷絕人類不耕不織廢棄人事蝗蝻延蔓蠹賊生民總由其視生死事重豫辦死地雖生之

日無異于死故自心性知識以至山河大地一切空之襲六根之交于六塵而應事無情任善惡之無主猖狂而有無不著此如蹙廬室之朋頹而先自焚之也而其尤可痛惡者創輪迴之說謂父母爲今生之偶値使人愛親之心從此衰歇而又設爲天堂地獄種種荒唐怪妄之談譸張鑿鑿所以爲異端也非謂凡從事于心性克己自治不願乎外深造自得者便可誣之爲禪也是故同一言性儒者之性善而釋氏之性空也同一言心儒者之心依乎仁而釋氏以無心爲心也同一言覺儒者以天理爲聞道而釋氏以無理爲悟也種種懸絶曷可勝言奈何全不知儒釋之根柢而妄加訾議乎試觀元公以誠爲五常之本百行

之源以無欲主靜立人極其居懷高遠爲學精深孝于母至性悱惻過人又勤于政事宦業卓然此正與釋氏事事相反者若果禪學如此則亦何惡于禪學乎即或往來于二林以養其清淨之意亦何害耶至于受學于周茂叔之言親出于明道之口豈以仲尼二字疑子思之不爲宣聖孫乎此皆未免有意抑之過甚者惟黃山谷曰茂叔人品甚高胸懷灑落如光風霽月好讀書雅意林壑初不爲人窘束廉于取名而銳于求志薄于徼福而厚于得民菲于奉身而燕及煢嫠陋于希世而尚友千古此則不亢不卑延平李氏謂是知德之言善形容乎有道氣象者也

濂溪講友

太中程先生珦

程珦字伯溫洛陽人明道伊川之父也官至太中大夫嘗知龔鳳磁漢四州歷官十二任享祿六十年廉謹寬和孜孜夙夜七十致仕自爲墓誌年八十五梓材謹案先生兵部侍郎羽之曾孫黃陂令遹之子也先生復爲黃陂尉有惠政秩滿不能歸遂家焉生明道伊川二子後歸洛中慶歷間起爲南安通守與濂溪遊因以二子受學云

祖望謹案濂溪之門人二程偉矣而不過少時師之其餘無見于世者其講學之友得數人焉曰胡文恭公宿曰周文敏曰傅耆曰李君平梓材案君平蓋郎初平傳寫之譌曰王君貺曰許渤

文恭胡先生宿

胡宿字武平常州晉陵人登第爲楊子尉縣大水民被溺令不能救先生率公私船活數千人以薦爲館閣校勘進集賢校理通判宣州知湖州前守滕宗諒大興學校費錢數十萬宗諒去通判僚吏皆疑以爲欺不肯書歷先生誚之曰君輩佐滕侯久矣苟有過盍不早正乃陰拱以觀侯其去而非之豈昔人分謗之意乎坐者大慙謝其後湖學爲東南最先生之力爲多築石塘百里捍水患民號曰胡公塘而學者爲立生祠久之爲兩浙轉運使召修起居注知制誥入內慶歷六年京東兩河地震登萊尤甚先生兼通陰陽五行災異之學乃上疏曰明年丁亥歲之刑德皆在北宮陰生于午而極于亥然陰猶彊而未卽伏陽猶微而不能勝此所以震也是謂龍戰之會其位在乾若西北

二邊不動恐有內盜起于河朔又登萊視京師爲東北少陽之位今二州置金坑多聚民鑿山谷陽氣耗洩故陰乘而動宜即禁止以寧地道時以爲迂闊明年王則果以其州叛皇祐五年正月會靈宮災是歲冬至郊以二帝並配明年大旱先生言五行火禮也去歲火而今又旱其應在禮此殆郊邸並配之失也即建言並配非古宜用迭配如初時議者謂士大夫年七十當致仕其不知止者請令有司按籍舉行之先生以爲非優老之義當少緩其期法武吏察其任事與否勿斷以年文吏使得自陳而全其節及言皇祐新樂與舊樂難並用禮部閒歲一貢士不便當用三年之制皆如其言拜樞密副使先生以老數乞謝事治平三年罷爲觀文殿學士知杭州明年以太子少師致仕

未拜而卒年七十二贈太子太傅謚曰文恭先生為人清謹忠實內剛外和羣居不諱笑與人言必思而後對故臨事重慎不輒發發亦不可回止居母喪三年不至私室其當重任尤顧惜大體從子宗愈入元祐黨籍嘗受學于歐陽兖公參史傳

附錄

先生嘗至潤州與濂溪遊或謂濂溪與先生同師潤州鶴林寺僧壽涯或謂邵康節之父邂逅先生于廬山從隱者老浮屠遊遂同受易書濂溪志

周先生文敏附門人劉虹

周文敏者安仁人也篤學敦行不求聞達嘗與濂溪講學廬山濂溪稱之曰一團和氣人也門人侍郎天合劉虹志之謂其直

氣摩虹云補

知州傅先生耆

傅耆字伯成梓材案二程遺書附錄有伊川謝傅耆伯壽手謂稱長官蓋書是先生當字伯壽遂寧人也皇祐進士勵志爲學濂溪先生判合州聞其賢以書通訊先生往從之及歸遺書謝曰曩接高論默有所得不至墮時好矣雲濠案濂溪志山陽度氏曰伯成從周子遊嘗有書謝其所寄姤說在永州又謝其所寄改定同人說累官至知漢州補

祖望謹案元公弟子甚少二程雖弱齡從學然據其得遺經于不傳之言則所自得者多呂滎陽汪玉山所言未可謂其不然而必謂太極通書之授受在洛下也先生雖言論風旨不傳然二百年後度正從其家以求元公之遺墨

何多有之安得不列之學案中邪蜀中學派當首先生其後范醇夫學于司馬氏譙天授謝持正學于程氏馬巨濟學于關中呂氏以啟南軒鶴山諸公之盛予故特表而出之

郡守李先生初平

李初平失其字慶歷六年元公令郴先生爲郡守知元公爲高賢不以屬吏遇之旣爲諸朝又周其不給旣聞元公論學先生嘆曰吾欲讀書如何元公曰公老無及矣請爲公言之先生遂悉心聽教二年而有得皇祐初先生卒子幼元公爲護其喪歸葬之往來經紀其家始終不懈

百家謹案先生爲元公上官有謂不當列弟子者夫學以

傳道爲事豈論勢位自古至今有弟子而不能傳道多矣

以先生之虛懷問業恐心聽受二年有得與二程同列諸

弟子之班足見先生之盛德又何嫌哉又何嫌哉梓材案是主一

說亦有理願謝山于稟底濂溪門人抹去李先生之名是仍列講友而不列弟子也

一懿恪王先生拱辰

王拱辰字君貺咸平人年十九舉進士第一雲濠案先生原名拱壽仁宗賜以今名故字

日君貺累官吏部尚書諡懿恪伊川程子曰君貺嘗見茂叔爲

與茂叔世契便受拜及坐閒大風起說大畜卦君貺乃起曰適

來不知受却公拜今却當請納拜茂叔走避參濂溪志

祕丞許先生渤

許渤字仲容其先許昌人也曾祖德恭終于華州蒲城主簿遂

爲蒲城人先生天禧三年進士官至祕書丞卒年七十疾中爲文二篇以示子孫其大旨皆窮理盡性之言參范忠宣集

祖望謹案先生在潤州與范文正公胡文恭公同元公遊每日晨起問人天氣寒溫加減衣服一定豫日不易與其子隔窗而寢其子讀書聲琅然竟若不聞也程子嘗曰此人持敬如此曷嘗有如此聖人予謂如斯人者蓋極力于爲學大非流俗可及惜其守之過堅不知通方之學也

梓材案此條原稾有云許湖不知何所人也今以其鄉里可攷而節之

提刑孔先生延之

孔延之字長源新淦人孔子四十六世孫雲濠案曾南豐誌墓作四十七世孫慶歷進士九年遷至司封郎中平生與濂溪友善在廣西寬恤民

力改荆湖北路提點刑獄諸子並以文章顯世號臨江三孔參江西人物志

濂溪同調

清獻趙先生抃

趙抃字閱道西安人進士及第累薦爲殿中侍御史彈劾不避權倖京師目爲鐵面御史知成都匹馬入蜀以一琴一鶴自隨擢參知政事王介甫用事屢斥其不便乞去位知杭州改青州復知成都以太子少保致仕卒年七十七贈太子少師謚曰清獻參史傳

附錄

劉元城語錄曰趙清獻求絶欲挂父母像于臥牀王右軍不欲

仕自誓于父母墳前且士大夫不爲則止耳何必爾

呂紫微童蒙訓曰滎陽公嘗言侯叔獻可比趙清獻正獻公曰清獻自守一世方成就如此後生有多少事豈可便比前輩既而叔獻果建水事求進

朱子跋清獻家問曰趙清獻公晚知濂溪先生甚深而先生所以告之者亦甚悉見于章貢道行之篇者可攷也而公于佛學蓋沒身焉何邪

濂溪門人

純公程明道先生顥 別爲明道學案

正公程伊川先生頤 別爲伊川學案

謝山周程學統論曰明道先生傳在哲宗實錄中乃范學

士沖作伊川先生傳在徽宗實錄中乃洪學士邁作並云從學周子兩朝史局所據恐亦不秖呂芸閣東見錄一書但言二程子未嘗師周子者則汪玉山已有之玉山之師爲張子韶喻子才淵源不遠而乃以南安問道不過如張子之于范文正公是當時固成疑案矣雖然觀明道之自言曰自再見茂叔吟風弄月以歸有吾與點也之意則非于周子竟無所得者明道行狀雖謂其泛濫于諸家出入于佛老者幾十年反求諸六經而後得之而要其慨然求道之志得于茂叔之所聞者亦不能沒其自也侯仲良見周子三日而還伊川驚曰非從茂叔來耶則未嘗不心折之矣然則謂二程子雖少師周子而長而能得不傳之祕

者不盡由于周子可也謂周子竟非其師則過也若遺書中直稱周子之字則吾疑以爲門人之詞蓋因其師平日有獨得遺經之言故遂欲畧周子而過之也朱子之學自溯其得力于延平至于籍溪屏山白水則皆以爲嘗從之遊而未得其要者然未嘗不執弟子之禮周子即非師固太中公之友也而直稱其字若非門人之詞則直二程子之失也周子所得其在聖門幾幾顏子之風二程子之所以未盡其蘊者蓋其問學在慶歷六年周子即以是歲遷秩而去追隨不甚久也潘興嗣志墓其不及二程子之從遊者亦以此張宣公謂太極圖出于二程子之手受此固致之不詳而或因窮禪客之語致疑議于周子則又不知

紀錄之不盡足憑也若夫周子之言其足以羽翼六經而大有功于後學者莫粹于通書四十篇而無極之眞原于道家者流必非周子之作斯則不易之論正未可以表章于朱子而墨守之也

濂溪私淑

文忠蘇東坡先生軾 別見蘇氏蜀學畧

文節黃涪翁先生庭堅 別見范呂諸儒學案

程氏家學

純公程明道先生顥 別爲明道學案

正公程伊川先生頤 別爲伊川學案

胡氏家學

簡修胡先生宗愈別見廬陵學案

孔氏家學

舍人孔先生文仲

孔文仲字經父新喻人長源子元祐初哲宗召爲中書舍人三年同知貢舉先有寒疾及是晝夜不廢職疾甚卒呂申公曰經父本以伉直稱然惷不曉事爲諫議時乃爲浮薄輩所使以害善良晚乃知爲所紿憤鬱嘔血以致不起蓋指其劾伊川也後追貶梅州別駕元符末復其官參史傳

待制孔先生武仲

孔武仲字常父文仲弟元祐中累以寶文閣待制知洪州徙宣州坐元祐黨奪職居池州元符末追復之同上

郎中孔先生平仲

孔平仲字義父武仲弟用薦累官給事中言者詆其元祐時附會當路議毀先烈出知衡州徙韶州坐前上書之故責惠州別駕安置英州徽宗立召爲戶部金部郎中累帥鄜延環慶黨論再起罷主管兗州景靈宮卒同上

二孔門人長源再傳

文淸曾茶山先生幾別見武夷學案

宋元學案卷十二終